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一四三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晉綏霪雨濕地六寸 幹部協助羣衆搶種

（新華社興縣卅日電）晉中、綏蒙區各地在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普降透雨，廿七日始放晴，濕地均在六寸以上，各地農民說「這是救命雨」，均緊急搶種。綏蒙政府亦緊急號召，號召一切政民幹部有組織的幫助農民搶種五天至七天。

文聯主持
木刻剪紙展覽會
地址：興縣城內邊區招待處禮堂。
時間：七月六日起至八日止，共三天，每日上午八時起下午五時止。
歡迎參觀批評

王赤軍將軍根據實證 駁倒閻美代表無理要求 美方代表承認調處不公

大同執行小組蒞朔調查

（新華社朔縣廿三日電）（遲到）我軍應人民之請解放朔縣後，大同執行小組於六月二十三日乘車蒞臨，視察我民主政府恢復建設情形，並與我晉綏第五分區司令員王赤軍將軍進行會談。繼納事實與各種證件，駁倒了國美兩方代表的無理要求與狡辯，證實閻偽軍蓄意破壞停戰協定，美代表麥克爾中校最後對我方所提意見，表示一致同意，承認執行小組對監督閻方執行停戰協定不夠，致使小組工作遭到失敗。

我軍解放朔縣 乃正義之自衛行動

會談中王赤軍司令員首先據理聲明我軍解放朔縣係承朔縣十一萬人民之請，爲解除偽軍武裝，解除人民痛苦，忍無可忍讓無可讓的正義自衛行動，按朔縣城閻軍全部由偽軍改編，被俘之閻偽軍四十五團團長殷成玉、四十二團副團長杜玉棠、專員王德三等都是敵寇之忠實漢奸，去年八月十七日，我軍解放朔縣城不久，即被閻軍勾結漢奸特務侵佔，殘害人民，罪惡滔天，在城外十里以內實行「兵農合一」登記，對十里以外廿里以內之中立區大肆進行掃殺，對我解放區村莊更殘酷燒殺，一月十四號以後，閻偽軍武裝進攻同蒲沿綫村莊達一百七十四次，進攻兵力約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五人之多，遭害村莊達二百個以上，搶走糧食八十四萬六千多石，捕捉朔縣羣衆七十餘人，被殺害者十六人，劫去牲畜財物無算。王赤軍司令員於縷舉上述事實後，激憤而沉痛的指出，使我解放區軍民痛恨萬分的是楚溪春密令指使被殺我區長劉永驥，暗殺我縣府秘書蘇鵬茂，朔縣閻偽軍指揮官張汶龍親自指揮，以十一個連兵力，圍殲我抗戰有功之西小集駐軍，系此王司令員嚴正提出，朔縣的局部問題，應由閻方違約進攻負全責，如閻軍敢於繼續進攻，我們要堅決予以自衛。

我應人民之請進駐朔縣 決不讓其重受偽特殘害

會議中，美代表提出要我軍撤離城外，王赤軍司令員肯定的答覆：朔縣是人民的朔縣，我軍應人民之請進駐朔縣，朔縣人民痛苦既已解除，我們絕不能再讓偽軍特務來繼續殘害朔縣人民。

我提出許多證件及五點事實，證明美方調處不公之處。

王赤軍司令員當即向執行小組提出，根據已往事實，大同執行小組處理問題不夠公平，美代表麥克爾中校開始辯護否認，王赤軍司令員取出許多證件並提出五點事實說明不公之處：（一）沒有監督閻軍執行停戰協定，如大同協定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時執行，但朔縣閻軍二十四日仍繼續向我進攻。（二）閻方偽軍未解散，日軍未遣送回國。（三）閻方對自由來往貿易未執行。（四）撤軍問題我軍撤出閻軍反而進兵，（五）我方恢復交通實行復員，閻軍卻增築碉堡，抓兵擴軍。美代表仍以沒接到報告等來推諉，執行小組我方代表鍾師統中校便提出，閻軍進攻西小寨，我提備忘錄幾次催促，竟遲遲不來調停，朔縣問題剛剛發生，麥、李二代表便連來幾次，此即小組執行任務不公之明證。美代表無言可答，表示同意我方意見，承認小組工作失敗，並謂一月以前已對閻方失望。

王司令員鄭重提出 小組應公平調處

最後王赤軍司令員鄭重提出，公與不公是解決問題之關鍵，要求執行小組應本公道精神及雙方具體情形解決問題，因此必須考查[illegible]象，弄清是非，勿聽片面之辭，並例舉上次朔縣漢奸特務偽裝羣衆控訴我方之罪行，美代表表示：已知朔縣控訴之事件，毫無根據，其中有政治背景，並答應對今後一切報告，一定迅速處理，轉告執行部並註明自己同意的意見，當即令隨員抄錄全部證件，內有楚溪春等令閻偽軍向我進攻及屠殺我方人員之手諭及指令，美代表並續與朔縣戰鬥中被俘之日軍伊藤進行談話，隨即偕同王赤軍司令員等乘車赴四小寨視察。

百餘被難羣衆 攔車控訴閻偽暴行

行前，百餘被難羣衆攔車控訴，要求美代表答應查問閻偽軍罪行，美代表答應查問解決，並徵求大家意見，願意要那個部隊在朔縣，羣衆一致堅決答稱：「願意要八路軍」，充分顯示了朔縣廣大人民對我方擁護之熱誠。

民主同盟軍第一軍成立 賀司令員馳電致賀

（本報訊）海城反內戰起義之滇軍一八四師官兵於上月十八日整編爲民主同盟第一軍，該師長潘朔端將軍、副師長鄭祖志將軍被推爲正副軍長，此間晉綏軍區指戰員聞訊之下，均興奮異常，願作後盾，軍區司令員賀龍同志特電致賀，原電如下：

潘軍長鄭副軍長勛鑒：頃閱通電，欣悉貴師於六月十八日整編爲民主同盟軍第一軍，兄等任正副軍長，興奮莫名。值此國民黨反動派藉美帝國主義分子之助，以進行擴大內戰，兄等整軍經武乃和平民主之保障，制止內戰之砥柱，義旗所至，反內戰起義之將士，定必接踵來歸，反動份子亦將望風披靡。光明可期，然前途猶多荊棘，倘衍共同努力，以竟全功。特此馳賀並頌勛棋！ 賀龍 七月四日

中共發言人在京談話 譴責蔣方無理要求 應對無法達到整軍協議負責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據美聯社南京一日電：中共發言人譴責政府毫無理由的要求，「應對無法達到整軍協議負責」。又說：共產黨仍願馬歇爾特使幫助，以達到政治解決。中共主要談判人周恩來招待記者稱：國民黨宣傳部中的聲明，爲「彭學沛博士的幻想」。周恩來譴責政府一方面談判和平，另一方面又發動大規模攻勢，使用二十一個師企圖一擧殲滅「鄂豫邊區的中共部隊。」又說：自國民黨軍隊中繳獲的進攻令，透露國民黨計劃以一戰消滅中共的駐防軍。

我抗議以美國武器 武裝偽軍進行內戰 對閻錫山保留日偽軍，國美兩方代表亦無法否認。

（新華社朔縣三日電）大同執行小組在朔縣會談中，我王赤軍司令員對美國政府援助國民黨部隊，並以武器武裝偽軍進行內戰之行爲表示極端憤慨，當向美代表麥克爾中校提出抗議，並將朔縣戰鬥中從偽軍手中繳獲之美國一〇六三七三一號自動步槍取出作證，美代表以無法否認，答應將此意轉達有關當局，對解除偽軍武裝及遣送日軍回國問題也發生激烈爭論，國、美兩方代表開始均對我方所提閻軍保留日偽軍妄加以否認或以留存日軍係技術人材來掩飾推脫，王赤軍司令員除舉出證件外，指出至今大同仍有日軍一個特務團，並掌握有重武器，朔縣戰鬥中被俘之日軍，平時在閻軍中充教官，戰時即爲機槍射手，月薪四萬五千元，新閻供給特優，學中國話，穿中國衣。王赤軍司令員氣憤的說：「閻軍保存日偽武裝係蓄意破壞和平。」並例舉執行小組美方代表溫天和之發言，溫代表曾說：「中共要求解除日偽是減少威脅，我們認爲日偽是偽應付實際情況，保留偽軍可以，因爲他們既無主張又無主義。」以上一切均足證明閻方保留日偽軍武裝，是有計劃破壞和平的陰謀。王赤軍司令員並將朔縣戰鬥中之日俘伊藤找來作證，美代表麥克爾親自詢問，並看見朔縣閻軍指揮官張汶龍與日軍指揮官之合影，最後表示「我向來不同意保留日偽軍。」並舉例說前在大同，曾目睹一個穿中國服裝的日軍擔任。又一閻長官聲明：要保留一部份日人作技師，而豐鎮中共張宗遜副司令員表示：「要聯自己部隊技術模也不願日人來訓練」，已充分證明了閻軍保留日偽軍之事實。」九小組報執行部。

孝義大會村青年 參加民兵保衛家鄉 半年來擊退閻頑四十三次進攻

（新華社汾陽廿三日電）（遲到）孝義二區大會村（縣城內、上明、兌九峪的閻軍）自解放後，不斷遭受閻頑進攻掠奪，該地青年紛紛參加民兵，組織戰鬥隊，保衛自己家鄉財產。在村長和民兵戰鬥隊長領導下，堅決的打擊了進犯的閻頑軍。半年來，頑軍向我大會一帶進攻達四十九次之多，出動兵力約計三千七百餘人，我民兵英勇自衛，擊退閻頑軍四十三次，並兩次衝入閻頑據點，有力地反擊了進犯軍，閻軍以二十倍於我之兵力，六次襲伏包圍，企圖消滅這一支人民自衛的武裝，但均被民兵識破，未能得逞。有一次偽縣長尹逆率帶四百餘人會侵佔了大會村，第二日晚上民兵即襲入大會村內，逼院內投擲手榴彈，使頑軍一夜不敢睡，拂曉即倉慌退走。在半年來自衛戰中，民兵共打死大會「治村」偽助員孫茂生等四人，擊傷一「協助員」「協法」等十一人，活捉村警二人，解放了偽頑軍抓走之「愛鄉團」的壯丁六十二人，繳獲手榴彈三十二個，子彈三百二十餘發，刺刀四把，軍裝七身，軍鞋廿二雙，毯同毛[illegible]一頭，糧食三百二十八斤。即歸還羣衆。

大同閻軍 結合敵偽向我侵擾

（新華社集寧三十日電）旬日來，閻軍利用日偽軍仍不斷向我大同周圍地區侵擾搶掠。十四日拂曉，口泉、永定莊、白塘（大同西南）閻日偽軍五百餘（口軍百餘）分兩路向我駐輸村（口泉西南二十里）之大同游擊隊猛犯，侵佔輸村、交城村、下關寨、秦城、羊坊、小營（在口泉南二十餘里）等六個村莊。十一日，大同閻軍派出武裝便衣十二人，到我花園屯（大同東北）抓人搶掠。十六日，白馬城閻軍騎兵部隊兵二十八名，附大車十輛，至花園屯強索糧草，遭民兵伏擊，擒下兩輛大車。十七日拂曉，孤店閻軍五十餘，竄至孤店東羊窑子，搶走羣衆騾驢九頭及衣物一部，拉走居民二十四人，我當地民兵即前往解救，擊傷偽軍五名，解放羣衆五六名，我民兵負傷一名。十八日大同偽保安團七十餘，孤山偽軍五十餘，分兩路至花園屯，搶走羣衆牲口糧食。閻日偽如此瘋狂侵犯搶劫，當地人民紛紛要求我軍予以回擊。

決心轉變了強迫命令作風
村幹部張永明同志
團結全村互助生產

（河曲訊）張家墕村幹部張永明過去做事強迫命令，和群衆關係不好，影響到各種工作都難開展。今春行政村開擴幹會，他認識了自己的思想毛病，並下定決心要轉變作風，回村後，就找對他有意見的群衆，逐戶進行個別談話，誤會解釋了，徵公糧不公道的錯誤檢討了，群衆非常感動，私下都議論了：「他誠心誠意要和咱們團結，咱們就應團結起來才對。」於是大家在群衆會上共同討論，張永明想到因爲村裏不團結，村裏翻身後買下的七十幾個羊，誰也不和誰夥，又賣了的事，後悔的流淚說：「咱村以前窮得只有一條牛，還生產，現在有了四犋牛，地也贖回了二百多垧，還鬧不在一起」。群衆也深感到不團結，大家都吃了虧，當即提出要組織變工，全村十二戶都組織起來，大家公推張永明當生產大隊長，並民主選出正副組長四人。在變工組中，真正發揚了互助友愛的精神，因全村地多牛少，張混樹就自動到府底租了兩條牛，給張添利、張永明耕種。有些人提出缺乏口糧、草料、籽種，張永明就借出乾草一百廿斤，用來換回籽種，推動了全村互助解決困難，變工組作甚務甚，誰先誰後，都先和大家商量解決，因此，變工也鞏固了，生產效率也提高了，全村十三個勞動力和兩個半勞動力中，就抽出三人開荒，一人做小買賣，除全村熟地全部下種外，還開了二十二垧生熟荒地。春耕結束後又抽出三犋牛去前嵐開荒，從前想賣牛的人家也不賣牛了，每人又種了一百二十墒備荒菜，準備夏鋤口糧。自張永明轉變作風後的春耕工作中，群衆真正體驗到團結變工的好處。張永寶說：「要不變工，我又沒工錢僱人，那能按時該種甚就種上甚。」（王法新）

保德二區落雨後
女鋤男種突擊進行
白家溝糾正雨後鬆懈備荒現象

（保德訊）二區於六月廿五日普下透雨，各村群衆立即搶種搶鋤。劉家窯自然村在已有變工組基礎上，組織搶耕搶種，僅四天工夫，把全村未耕種的一百三十多垧地全部種完，因本村犍少，採取一部份牛耕，一部份牛種，並互相交換，以省牛力；除外還抽出五條牛，十個人上山趕種去年開出的六十四垧熟荒地，全村三十個女勞動力，二十一個男女學生，停紡、停學五天，組織起臨時變工組，担任鋤穀苗、點籽、收夏田等工作。科舉村在勞英張當正同志領導下，全村四十六戶，有四十一戶參加了夏鋤變工，並吸收了婦女，規定男搶種、女搶鋤，並抽出十三人上山耕種三十八垧荒地。炭峪溝七十一戶，男女勞動力一百五十五人，全部組織起來，搶耕搶鋤。橋頭、下流磧、棗林等村都冒雨搶種，雞叫即成群上地，天烏黑才返歸家中，搶種搶鋤極爲緊張。（郭文遠）

（保德訊）四區白家溝少數群衆反映：「天下了雨，這一下可不怕了」，幹部爲了防止這個盲目樂觀的情緒，召開了群衆會，討論結果，大家認識現在雖有了雨，但今年收成已大受影響，且今後是否不發生雹災雨澇，尚成問題，天旱雨澇的威脅尚未解除，俗語說「春旱收，秋旱丟」，還必須好好防備，並應積極彌補莊稼受天旱的損失。辦法爲：一、發動細鋤、多鋤、穀苗夏鋤三遍，最好每苗穀子上要「堵個鋤印子」。二、棉花要按時打卡，除害蟲，細心務營。三、處理剩餘勞動力，發動上山開伏荒，一邊放青，解決草料困難。（高鳳濟）

同厚借頭借了二斗小米給趙富厚，解決了資本困難，村長也借出了一斗黑豆、八百元農幣，又組織了一戶跑運輸。隨即發動私人借貸，幹部從中說合，當有趙樊小等八戶借出農幣一萬一千八百元和四斗五升小米，[illegible]跑運輸的，[illegible]困難。開始，全村人都[illegible]變工[illegible]，在新整理變工中，夏鋤[illegible]婦女和兒童參加，她們除紡織外，[illegible]組織了三個變工組，[illegible]就使運輸[illegible]更好了。[illegible]

河曲史家山夏鋤中
剩餘勞力跑運輸

（河曲訊）史家山行政村從組織運輸，解決剩餘勞動力，擴大和健全了夏鋤變工。夏鋤開始，該村勞動力有大批剩餘，不少群衆想跑運輸，苦無本錢，有錢的，又營生多，走不開。幹部了解了這種情況，首先設法解決困難，南墕主任劉

康家會群衆
變工生產重建家園

（靜樂訊）拆除鎮上的康家會，原爲本縣四大重鎮之一，過去商業繁盛，人煙稠密，自敵侵佔後，推毀無餘，先後拆毀房子一千零九十九間（過去有房子一千一百間，石窰洞一百零三眼），僅留下一間破房子，窰洞門窗悉數毀壞；村裏只留下一個孤老漢，其餘群衆全部逃出，荒蕪土地六百垧。去秋經我解放後，民主政府貸糧貸款，積極幫助群衆重建家園，居民已逐漸搬回鎮內，春耕時開種荒地一百多畝，並組織了三個鋤草變工組，七犋牛去扣伏荒，計劃春耕結束到年底，開熟荒二百垧，繼續擴大變工組，並修建鎮內房舍，村公所最近已搬回辦公，井溝小學亦準備回鎮上開學。（段明、譚文彬）

綏蒙政府協助農民
修築水地二十餘萬畝

（新華社集寧二日電）翻身後的綏蒙各地農民，以無比熱情擴充了水利事業。據最近不完全統計，豐鎮、集寧、龍勝三縣及綏南區（缺托和清）已經完工及正在修築中的水渠，已有六十一道，其中一部份補修舊渠，絕大多數爲新開的，共長二百四十七里，動員人工達四萬以上（每個人工以一次計），可澆地二十一萬四千四百餘畝，平均每畝以至少增產一斗五升計，共可增產三萬二千一百七十一石，如加上現仍沿用之舊渠，當更不止此數。其中豐鎮五區及涼城三區的成績最大，豐鎮全縣共開渠十五道，五區即佔十四道，綏南分區開渠三十四道，涼城三區即佔十五道。人民勞動情緒甚高，豐鎮五區的拐家營子水渠，在冰凍未消之際即動工，冰消一尺即開一尺，黎明鐘聲爲號，全村軍民總動員，半月大功告成，春耕開始，即順利播種。綏蒙政府爲獎勵水利事業，除早已發放水利貸款五百六十萬元外，並將鹽業貸款二百萬元移用一部。因群衆熱情高漲，各渠多由群衆自動集資或按地攤款，其中如豐鎮五區拐家營子、龍勝之二蘇木等十八渠，純全未要求貸款，由民辦。據綏蒙政府建設處負責人談，各地現正計劃繼續大規模增開水渠。

神府某旅六連
雨後開荒貫澈備荒

（神府訊）此間某旅第六連研究雨後仍應進行防旱備荒。除補種不夠苗的莊稼和進行鋤草外，其餘的人決定要在一星期內開一百二十垧荒，計劃每人增產小米三十五斤，連排幹部親自動手具體領導檢查，全連正熱烈進行中。（張智西）

發動減租與迷信組織

元青

就五寨幾個村子的情況說來，農村中一些迷信組織是爲地主所操縱着的，一些什麽「點拳師」「壇主」幾乎都是一些地主或親地主的人。他們向農民灌輸什麽「命運」「良心」「換人的打，不要打人；吃人的虧不要佔便宜」等等宿命的觀點。一些善男信女中了迷的，大多安於自己的貧困和艱難的遭遇，只是對着碰頭，正如一些覺醒的農民所諷刺的：「清早起來不吃飯，把頭碰的個稀巴爛」。這種迷信當然給予群衆減租運動以不小的思想上的阻礙。

但是對待這些迷信組織，在五寨已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不正確的態度。如都嘴村，幹部沒爲減租，也沒教育發動群衆，就一下向一個迷信組織「宣戰」，逼着要「銅人人」，這完全是在行使行政的力量。這正如縣上李政委所批評的：不從啓發教育群衆着手，群衆還沒覺悟，我們這種作法一定會脫離群衆。又有個別村子，一些同志因爲減租中有了困難，就認爲「不反迷信就減不了租。」於是也來了個反××道鬥爭，叫頭子在會上去說自己對群衆的欺騙，會上甚至有高呼打倒××道者。這種作法，在縣區幹部會議上，大家也認爲是不對的，因爲事實上這個村子群衆難於發動，除迷信外，主要的還是由於此村會在閻日僞方面作事的太多（一縣就有廿人）。由於工作中對於地主的造謠威脅的兇燄沒有壓下去，也未更多從經濟剝削關係上去啓發群衆的覺悟，並在初步減租中鍛鍊力量，群衆自然就有些「遲疑」，如果我們不從這些方面找根源，反而強調去反××道（這還不同於一般的反迷信），則易於刺激起參加該道的群衆的不滿，因而更加轉移了他們對減租的注意力，這都是完全可能的。

另一種態度，是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正確的，就是小寨村，這個村子完全是由一些封建迷信組織所掌握（他們籠絡上村幹部）。去冬反貪污果實未分給貧苦農民，鬥爭出的好地幾乎全調劑給一些迷信組織人員，貧苦農民只分得二三垧「狼不吃」的地。縣區幹部去完全被這些份子「一手遮天」，不能了解真實情況。此次杜縣長和孫魯文同志在這村工作，耐心與一些正派的農民親近，發現了此問題，即由農會討論，把好壞地打亂重新分配。在分配中又發現了很多錢與糧未分給群衆，於是開群衆會要那些人補出來，對過去處理不當，也在會上進行了批評。緊接着，向群衆教育，不是命運，而是由於地主剝削，於是又清算錢倉，在清算中有人提出地主呂應憲在敵僞時期轉嫁負擔，於是即領導群衆與之清算，並把此清算出之款多分給受敵人苦害大的及貧苦農民。此時××會中就有了矛盾了，一時被欺騙參加的群衆要向頭子算賬，並紛紛自動脫離該組織，後來參加××道的人也在了解其頭子的私人德行以後，紛紛脫離，李五參加××道十二天，花了四元白洋，他說：「讓三家還能成了個神，你快賞我那四塊錢吧！」有些參加者更把××道的所謂「心」與「雲彩的陽婆」「後娘舌頭」相比，這村農民今天所以有了這種覺悟，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這村工作同志一直努力爲群衆謀經濟的利益，從中啓發群衆的覺悟。如果他們要一開始或者時機未成熟時，就自己出面向迷信組織「宣戰」，那情形就決不會這樣了。

河一區水車組織起來
勞力節省澆水增多

（河曲訊）一區水車很多，但未經很好組織，都是各家各的，有的前溝澆地後溝水，有的南面地澆北面水，因天旱地乾，路遠費水，同時一輛水車要用兩個人（一個提一個撥水），浪費很多勞動力，幹部們用水車合併的好處去教育群衆：坪泉八輛水車走一條水道，只用一個看水的，四個人就節省七百廿個勞動力，過去每輛水車每天能澆二畝，現在八輛能澆二十四畝，六個行政村在這樣影響下組織起七十五輛水車，二十四條吊桿，合併澆水。其次用兌水澆地辦法，兩家自願對調，前溝澆前溝水，後溝澆後溝水，三個村實行這種辦法，多澆地九十多畝。過去各村牲口拉水車，白天拉水黑夜就休息，現在創造出人畜變工，日夜澆水，沙口村十五個變工組，就實行白天人拉，黑夜牲口拉，每八天能澆一次莊稼，不受旱。此外，坪泉、沙口兩村還增加牛驢或到沒有水地的村子僱回牲口拉水車，沙口全村一百三十餘輛水車，就有六十四輛日夜不停的。在積極組織調劑勞動力下，全區三百一十九輛水車，就有一百三十四輛是日夜澆水。（王廷璽）

臨縣教員月初集訓

（臨縣訊）本縣教員暑期集訓班定於七月五日開學，時間確定爲一個月，現已通知各級幹部搜集群衆對教員的意見。集訓期間計劃前十天集中力量總結完小工作，交流經驗，抓緊通受訓學員們的思想，後二十天中即以他們爲骨幹和全縣小學教員共同研究學校工作，以達到改進業務的目的。方式上將以典型介紹、集體討論，聯系本身工作爲主。（張油之）

三交附近瞎子參加宣教工作

（又訊）三交有名的瞎子先生樊班生，利用舊日每年一度的端午節瞎子聚首的「三三制」，在六區杜家[illegible]召集附近瞎子十[illegible]人座談，並邀當地完小文化班幹部參加，說明現在各村都有組織，咱們沒眼的人也該組織起來做些宣傳工作。大家同意，有的說：「咱們爲不了人，也不該害人，迷信宣傳要竭力去掉」，於是[illegible]分了六個組，確定了各[illegible]，並負責吸收附近四十多位瞎子[illegible]參加，[illegible]人都[illegible]了，他們可以要求政府多編印些[illegible]給他們。教育部門應注意給以領導幫助。

（神府訊）各小學於七月十日放假後，縣府將集中全縣小學教員訓練一個月，[illegible]一些[illegible]及工作[illegible]檢討[illegible]作風[illegible]，育科先檢討起，再及於每個教員。（劉長健）

靜樂縣政府
派人整理教產

（靜樂訊）縣府教育科，爲解決完小貧苦子弟口糧問題，二月間曾派出專人到各區村，整理教產土地，現已告竣，共整理平坡地一千三百七十五畝，能收租糧十五石。過去教產地因地權不穩定，租種人不下辛苦作務，產量降低，甚至荒蕪三分之一，這次整理，教產地先給貧苦抗屬、農民、軍人租種，並寫好租約，按減租條例交租。（張廣修、張翼）

更正

六月二十七日本報二版「邊區一級機關春耕播種超過計劃」消息內第三段後一句：如分局、軍區司令部及政治部，也都在三百畝左右，係三千畝左右之誤。

中共及民盟代表
抗議蔣政府縱放下關暴行
要求嚴懲禍首，取消一切特務機關，
切實保障人民自由，並賠償損失。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南京訊：南京下關車站發生國民黨政府縱容特務毆打上海晉京請願代表及記者多人的慘案後，三人會議中共代表周恩來將軍立即以備忘錄一份分致國民黨及美國雙方代表，對政府放縱此次暴行表示嚴重抗議，並提六項善後意見。原文如下：

馬歇爾將軍閣下、徐永昌將軍、俞大維部長閣下：（首段敘述下關慘案經過，此處從略）

在人民團體推派代表向政府請願，不論其性質屬於何種，都應得到政府保護，何況此次上海人民團體所推派之代表，原爲請願和平及停止內戰而來，且又擬向三人會議中馬歇爾將軍政府及中共代表陳述意見，俾有助於三人會議之進行，更宜受到應有之保護。

我深知三人會議從來都重視人民團體及其代表乃至社會人士爲停戰和平奔走所提出之意見，而此次代表不僅能代表選舉他們的上海人民團體，且能代表昨日親往上海北站歡送他們的上海十餘萬市民，政府方面理應重視此事，不僅不應縱使此二百餘特務暴徒肆行無忌，且應接見他們，誠意的聽取他們提出的主張。

爲此，我特向政府放縱此次首都暴行的事情提出嚴重抗議，並提議政府應採取如下步驟，以平公憤：（1）政府應下明令懲辦六月二十三日南京下關車站兇毆上海和平請願代表的禍首；（2）政府應下明令追究此次事變中地方警憲之責任並予懲處；（3）政府應下明令取消中統軍統等等特務機構，並保證此種同類事件不再發生；（4）政府應明令保護人民團體及個人有向政府請願及控訴之權利；（5）政府應負擔受傷者醫藥費及各人所受損失之全部賠償；（6）政府應負責保護各代表在京及其他地方之居住行動的安全。上述提議，務請政府代表於下次三人會議開會時賜予回答爲幸。

中共代表周恩來謹啓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南京訊：民盟在京五代表於二十五日聯名致函政協會議政府代表孫科等，對下關慘案提出徹究責任者，並要求政府取消特務機關，切實保障人民之各項自由。茲誌原函如下：

哲生、雪艇、立夫、力子、鐵城、厲生先生大鑒：六月二十五日上海人民請願和平代表馬敘倫等在下關車站被暴徒兇毆，情節離奇，遐邇莫不驚異，事後聞政府已將失職警官予以處分，並將暴徒送交法院辦理，同人等仍覺有不能已於言者，茲分陳如下：（1）在該代表等下車後，即被所謂「難民」團團圍毆，劫掠行兇者及圍觀者計達二三千人之衆，在場軍警時多時少，時遠時近，始終不予有效之制止，以致自晚七時拖延至夜深十二時，前後歷時五小時餘。以首都重地，軍警如林，而不能維持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身體之自由者，不能不懷疑吾人爲有政府抑爲無政府？！此斷非可以防範疏忽等詞推卸責任者。所有該管各長官，應請政府查明其應負之責任，迅予以應得之處分，勿稍寬假，庶幾保證今後之秩序與治安。此其一。（2）暴徒之指揮者，實係自上海跟蹤而來，中間又加入鎮江所謂「難民」者多人，故此一事件，並非全由下關軍警之不得力，而出於一種特務活動，人所共見，不容否認。同人等自政協開會以來，一貫主張政府必須取消特務機關，未蒙採納，今再一度提請政府切實考慮，早日實行。此其二。（三）人民應享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及請願之自由，在野黨派一再申請，政府也一再申令，但大多不能照辦，以致人權時被蹂躪，今再度要求政府確實保證人民之各項自由。此其三。再者，本同盟赴下關車站懽迎代表葉篤義君，亦遭兇毆，受傷甚重，現住中央醫院就醫，其所需之藥費以及財物之損失（手巾、鋼筆、皮鞋及現款五萬元），均應予以賠償。

梁漱溟、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張申府六月二十五日

馬西努論中國反內戰運動稱：
毛主席反對美援蔣法案的聲明是代表廣大人民的要求

據莫斯科一日廣播：評論員馬西努摘引中外報紙，論中國爭取和平反對內戰運動稱：從五月底發生的中國爭取和平反對內戰的運動已發展到全國，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運動以來，還沒有看到過這樣廣泛的羣衆運動，上海十餘萬人的遊行以及六月二十三日赴京請願的上海民衆代表團，外國記者都認爲已成爲全民的運動，是民衆運動在停戰時期的延長，也是廣大民衆奮起救國現象的加強。至於是誰阻礙中國和平，馬氏引上海外國記者聞獲可靠消息說：國民黨的反動將軍與軍官已爲準備反共戰爭而急於開始進攻，中國報紙也指出國民黨反動統治在最近時期特別加強，在南京、重慶、成都等大城市，國民黨的特務暗殺了不少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的先進人士，六月二十三又毆打了上海民衆赴京請願的代表。中國民主人士指出：國民黨反動派的猖狂絕不是他們力量的強大，而相反的更證明他們政治軍事的薄弱，如果失去外援，國民黨反動派在任何時候都不敢出頭反對民主的。因此，中國的爭取和平運動，一開始就與反對內戰反對外國干涉密切聯系着。據外國記者指出：外國干涉在最近兩星期具有特別廣泛的性質。密勒氏評論報的社論從所未有的提出對美國對華政策的特點表示極端懷疑，該記者指出貝納斯提出的軍事援華法案，表示美國完全放下了在中國內戰中中立的假面具，並說杜魯門利用國共談判危急時期，以軍事援華法案作爲奪取中國的手段。該記者在結論中稱：中國內戰更擴大的話，不僅是南京要負責，華盛頓也要負責。馬西努最後稱：上海新聞界認爲中共中央毛主席六月二十二日的聲明，是代表中國廣大民衆的要求。

美國內反援蔣運動增長
美遠委會向全美宣佈
警戒借款助蔣打內戰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隨着美國當局援助國民黨獨裁政府的日趨積極，美國和平民主人士的反對運動亦正增長中。據上海「中國評論週報」載：美國衆議員德拉西在會見其他衆議員中宣稱：「請我們的海軍陸戰隊撤離青島吧，如果我們不撤退，我們就將捲進又一次戰爭中，這一次是我們幫同中國獨裁政府打中國自由力量。」又據紐約訊：美國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向全國宣佈「警戒借款給中國當局打內戰」，該委員會並稱：「假若五萬萬元借給目前中國非代議的集權政府，那麼，在財政計劃中的每一分錢都要用在內戰上。」在給杜魯門總統的信中，該委員會並要求立即實行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他自己的聲明：「除非中國有一個聯合政府，不能貸款給中國當局。」這封信指出：「假若美國變成了延長使我們已在東方失去威信的內戰的工具，中國人已感覺到的仇恨將要起而代替友誼」。這封信還提醒杜魯門總統說：在抗日戰爭未完時，借給重慶政府的五萬萬美元不但未能穩定通貨制止膨脹，反而助長高級貪官取得大量財富。據莫斯科廣播稱：美衆院外委會上月二十四日在討論軍事援蔣法案時，引起了某些委員的担心與不滿。該委員會委員麥斯緒特發表聲明說：「我們希望在戰爭完結之後美國應撤回一切海外軍隊，但美國卻派遣海軍艦隊與陸戰隊到中國，這就引起人們的不安與焦慮。」芝加哥太陽報、菲爾德家族的報紙，與紐約的下午報「婦女姊妹報」亦著論指出美國軍事援華法案是最新證明現時軍人怎樣控制着美國的對外政策，指出這一法案把中國交給美國軍人管理，變成美國武裝力量的組織部份，這一法案無論如何不是走向普遍和平與縮減軍備的道路。該報預告美國對中國實行武裝干涉會引起中國人對美國仇視，美國的操縱絕不是干預內戰的辦法。

莫斯科廣播：紐約工人日報六月二日登載斯托倫特一文，揭露美國帝國主義份子干涉中國內政的陰險目的。作者首先指出美國已實行一般的武裝干涉中國的內政。

作者說：滿洲引起美國帝國主義者的極大注意，美國帝國主義者向來是把中國看成是自己的勢力範圍，美國將領與大商人力圖在富裕的滿洲平原與佔中國工業百分之七十的滿洲取得具有戰略意義的陣地

紐約先驅論壇報社論
主張對華軍事援助
必須在民主政府成立之後

（新華社延安電）合衆社廿九日訊：紐約先驅論壇報社論稱：現在似有理由相信合衆社上海電訊，其中摘引可靠之美方觀察家論及「國民黨反動集團欲與共產黨決一戰後勝負之意圖」，這點與國民黨反動派最近之計劃相符，尤其與反動派正盡一切努力以破壞聯合政府計劃之各種標誌相符。這些反動派的政治觀點，乃是十三世紀保守派的政治觀點，如果他們控制了中國，那將是中國及全世界的災禍。應當使用強有的政治影響阻止這種情況發展，如果輿論時常能使人明瞭中國法西斯份子與半法西斯份子所能期望的是什麼，那麼美國所答應的在軍事訓練方面之援助，必須在尊重人權自由及走向民主道路、政府成立之後才能給予。美國不應化一塊錢幫助那些具有中世紀暴君頭腦的人們。

延安天主教徒祈禱和平
並通電反對美援蔣法案

（新華社延安廿九日電）昨日爲聖心膽禮，延安天主教徒於橋兒溝教堂祈禱和平。上午七時，祭堂上之金十字架傍，炎火輝明，慈和之聖母掛像放出異彩，在樂神甫領導下作大彌撒，誦拉丁文經典，跪禱和平，歷時二點鐘，們則手持日課，跪唱聖心詩，教徒們，在「敬禮瑪利亞」的歌聲中虔然完畢。樂神甫語記者：「延安天主教徒無日不爲和平祈禱，希望和平降臨，以拯救爲民於內戰之水火」。延安天主教徒爲祈禱和平早日到來，特致電美總統與爲和平奮鬥的民主人士以及天主教友們，反對美國「對華的軍事援助法案」，原電如下：美國杜魯門總統、全國爭取和平委員會主席卡爾遜先生、國會爭取和平委員會薩巴茲先生、天主教教友們：

本月十四日美國國務院提付國會的「繼續對華軍事援助法案」，對於中國和平將極爲不利，對世界和平也有威脅，如果最後通過了，會延長中國內戰，陷中國人民於水火中。際此耶穌聖心膽禮，我們除爲中國和平與世界和平幸福祈禱外，並向美國教友呼籲，請以基督救世之義，阻止此法案之通過。延安天主教全體教友 六月二十八日。

全國基督教會決定爲和平祈禱七天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滬一日訊：全國基督教協進會頃致電全國各地基督教會及基督教徒，自即日起至七月七日止，爲反對內戰，共同舉行懇切的祈禱，以謀和平的實現。

× ×

× ×

擁護毛主席聲明
要求美取消援蔣法案
——各解放區紛紛發出通電——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上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反對美國軍事援蔣法案聲明，繼續得到各解放區廣大人民的贊成與擁護，紛紛通電要求美國當局取消這一法案，並撤回駐華美軍，停止干涉中國內政。熱河省各界建國聯合會及工農婦青文諸團體代表全省六百萬人民，聯合通電，要求美海陸空軍立即撤離中國領土，並停止與撤回對蔣介石一切援助，對內稱：「我們不會忘記非法侵入熱東的蔣軍是由美國軍艦運來的，今天我們所受的苦難，實際上是由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份子共同造成的。」冀中各團體代表冀中一千萬人民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內，痛述冀中人民所身受到的美國禍害：美軍自去年十一月登陸塘沽後，用美械武裝國民黨軍，幫助國民黨運送軍隊彈藥，用於進攻解放區，使永定河北自衛戰中二百餘名民兵遭受美國槍彈的殺傷，不少和平居民亦無辜犧牲於美造砲彈下，冀中人民深深痛恨美國帝國主義份子的這種罪惡政策。

張家口市一萬五千餘商戶致電全國商界，呼籲共同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份子的援蔣內戰政策。

陪都各界人士推派代表
擬赴延安謁毛主席

（新華社渝二日電）陪都各界人士組織之「重慶人民和平促進會」，除向全國人士發出通電（按即上月三十日各界人士黃炎培等四千二百七十一人之通電）推動全國和平運動外，復推黃炎培、王卓然、黃次咸、×公復、徐崇林五氏和平使者，準備赴京，向蔣介石痛陳民意，並擬赴延安晤中共中央毛主席。

滬各界人民團體
成立爭取和平聯合會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滬訊：滬市各界人民團體聯合組織的「上海市各界爭取和平聯合會」，已於上月二十三日正式成立。該會包括五十四個人民團體，會員達十餘萬人。

三萬婦女要求永遠停戰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滬訊：上海婦女界三萬人，其中包括職業婦女女工教員學生等，聯名致書蔣介石毛澤東馬歇爾等，呼籲和平，要求永久停止內戰。

副刊

慰問解放人民負傷的戰士

張友

解放朔縣的捷報，立刻傳遍了五寨。當人們獲悉傷兵下來的時候，便紛紛組織慰勞。記者於二十日隨同區黨委鄭部長等諸同志，前往衛生部，會見了四五十位光榮負傷的將士們。

我們走遍了每一個病室，看過每一個同志的傷口。他們中間大部份是在攻城當中被手榴彈打傷的。他們忍着疼痛和我們談話，從他們的臉而上看去，聽他們講話的聲調，都還保持着在戰場上的那種英雄氣概。劉屏原同志是一個班長，自願參加突擊組，帶領了八個人，在前面衝鋒。他一個人往三丈六尺多高的城頭上扔了十九個手榴彈，打退敵人，架起雲梯，上城以後，在攻打城樓中，腿部受了傷。他說：「為解放人民，我個人受點傷，沒關係，就是犧牲了，也是光榮的。」

李存才排長，是三九年入伍的老戰士，在攻城的時候，帶一突擊班，跟着鄧營長，在漆黑的夜裏，跨過丈數寬的外壕，匍匐行進二百米遠，到了西城牆腳下，待山砲打破城樓，攻上城去，剪斷鐵絲網，打到北城門。此時，有一連「愛鄉團」。他們問了幾聲，答不上番號，誘至附近，扔幾個手榴彈，打的七零八落。接着開了北城門，放大隊人馬進去，闖到天主堂院內。看樣子是敵人的團部。看見敵人的團長，穿長袍，戴禮帽，跟一馬弁。李有才同志在射擊中，被敵人發覺，被馬弁打倒。他腿上受了傷，躺在黎明的晨曦中，又一槍打中那個馬弁的頭部，那傢伙一下跌倒，戰士錫向榮同志隨後把他揹下來。他還是第九次負傷了。現在他躺在病床上，雖然連大小便都不能自己照料，受着疼痛，但是心情異常愉快，滔滔不絕地同我們談着戰鬥經過。同他在一起的傷員，都證實朔縣閻偽軍中每班有三個日本人，為了消滅這些危害和平的細菌，他們準備付出全部代價，給閻錫山以反擊。

和李有才同志住在同一病室的傳振玉同志，是一個營部文書。他帶領二百多民兵，在攻城中，同三個民兵同志一齊負傷。老鄉們一路上照護，把他們送到醫院。

在病室裏，我們又會見了十來位傷兵家屬。他們為了照護自己的子弟，都是從百里以外趕到的。朔縣新[illegible]侯有功兄弟兩個抬担架時，看見自己的弟弟侯有才負傷了，一股氣抬了一百多里路，抬到醫院。他們應該是很疲倦了，但是，他在弟弟的病床旁面，很興奮，一點不感覺難過。他以他弟弟為解放家鄉父老而受傷，感到無尚光榮。他的家，過去離敵人不遠，遭過敵人八九回搶掠，頭一次搶去他三條牛，兩條驢，年時眼看春耕要開始了，敵人又搶去他二石莜麥，使他耕地縮小，受了很大的困難。他說朔縣偽軍和被羣衆鬥爭過的漢奸惡霸結合在一起，組織所謂「報仇隊」，出來殺幹部，殺窮人，見甚搶甚，無惡不作。這回解放朔縣，又該是懲辦這些傢伙的時候了。

神池段花村戰士高明堂同志，是打前衛受的傷，他姐姐跟下來，照護着他。他的傷比較重，在睡夢中還是說：「打打打！上砲台！上砲台！」醒來疼的直吼，但是他姐姐還很鎮靜。因為她親眼看見，醫院照護的很好。看護同志們，醫生同志們，不時的換藥，喂水，問冷問熱，真比自己的父母也親熱。第一天晚上，她一夜未睡，給她弟弟喂了五次水，並且幫助看護，照護同室的傷員。

就我在短短的幾個鐘頭內的印象看來，可以告慰一切傷員同志的家屬：你們放心吧！醫院裏的負責同志、醫生、看護、休養員，及一切工作人員，都是十分忙碌地工作着，為了傷兵同志迅速復原，他們盡一切努力在改善自己的物質條件！在群眾中，從城關到鄉村，到處把傷兵看成救命恩人，募集慰勞品，幫助燒水，洗衣，担架，大家祇有一個目標，即是為了前綫的勝利，各人都要拿出力量來。

六月廿一寄自五寨城

× × ×

老王和小安邦

辛西作　牛文插圖

雨，滴滴噠噠的下了兩三天，拌泥灘溢了，路子上滑的像西瓜皮一樣。

老王像個打拳的，小安邦像個跳舞的，父子倆兒一前一後，歪歪扭扭，跳跳跌跌的爬過山，淌過河，來在杜家村的一個大院子裏。

區長，正在辦公，忽然聽見進來兩個人，老頭子叫了一聲「區長」，小孩孩來了一個立正；老頭子說：「區長，我把孩子交給你！」區長很吃驚，馬上站起來，招呼他們坐下。

經過老王的細講，才知道他父子倆的來歷：這老王是孝義四區人，家境貧寒，憑着他自己和他老二給人掏炭和種地，稠的稀的還能吃飽肚子。可是自打民國二十八年上退下來閻軍，就好比大水過來，把他們闖到苦海裏去了。老王滿共才有十畝地就給閻家（指閻錫山）歸了公，年輕力壯的老二給閻家編成常備兵；可是老二也算有志氣，寧願抗日不願當漢奸，便跑到晉西北找八路軍去了。為這事；閻家就給老王戴了個「叛軍」家屬的帽子，就綑上綁上送到縣衙門，縣衙門又把他送給了頑固軍，在一個連上當了伙伕；這是給老王的處罰！

「這可苦了小安邦跟他娘……」老王傷心的說：「他娘是個病人，小安邦剛十來歲，那陣子沒吃的，還孩孩就給有錢人打忙工，一天還賺不下一升升米，娘兒倆剛夠喝稀的……誰知道閻家殺人沒深淺，到把這孩孩派上差，皮鞭子抽着他去修碉堡——」

從這時候起，老王的家就像斷了線的風箏，無依無靠的東飄西散開來。

這陣子，小安邦他娘躺在炕上直哭，哭老王不得回來，哭小安邦受人家的氣，淚水像房簷頭上的水滴，一直流，流得雙眼濕啦……老王呢？在那白眼珠子的司務長手下，由人使換，由人打罵，一肚子冤屈沒處說——小安邦呢？跟上村裏大人們揹石頭，抬木料，天天是兩頭不見太陽的受，可也怨小安邦氣力小，斗大的石頭壓他吐了血，躺在河灘上哭爹哭娘，哭的過路人也心酸起來：

可是閻家一點也不可憐這小安邦，到說他假裝病，說他調皮倒蛋，閻家就提住他耳朵，把他關到黑房房裏去。像小安邦這樣倒楣的人很多，在那黑房房裏，在小安邦身傍躺了一大片。都成了小安邦的好伙計，他們都來勸說小安邦：「別哭小安邦，哭是傻子，閻家害了咱們，咱們記住他們，把心放的硬些些的，跟他們拚……」小安邦聽了伙計們的話，也就慢慢的不哭，小心腸也慢慢變的硬起來。

閻家把那些黑房子裏的人趕出來搬磚瓦修碉堡。小安邦真的硬起來了；雖然閻家那些人，把眼睛瞪的和銅鈴一樣，像「吊死鬼拿刀子」那樣又兇又惡，可是小安邦跟他的老伙計們；卻成心把腳放的慢慢的，簡直是走一尺退七寸，並且，他們成心把鐵鍬扎壞，把新生生的囫圇磚瓦摔成幾塊塊……

閻家的人氣紅了眼，便把小安邦綑起綁起，送到縣衙門，衙門裏又把他送給頑固軍，在一個連上當了勤務兵。

就在這連上，他忽然看見了他的父親——老王，老王卻嗚嗚的哭起來，可是小安邦呢！他的眼睫毛跳了幾下，眼圈兒紅了一下，說：「參，別哭了，哭是傻子，閻家害了咱們，咱們記住他們，把心放的硬些些的，跟他們拚！」

這時候，老王愣住了：「好怪氣呀！這孩子怎價跟過去不一樣啦！」是的，小安邦確實變了，他懂得了誰是誰非，他懂得了用仇視的眼光看那些害他家的人，……

小安邦真的越來越奇怪起來，如今，他成了個殷懃的孩子；那裏像老王那樣兒笨手笨腳呢？一天價忙上忙下，指床疊被，提茶壺倒夜壺……他眼皮兒真活呀！磕上什麼人都能逗拉幾句，很懂得個眉眼高低，使得那頑固軍全連士兵都喜歡他，說他是個有出息的孩子——

可是有一天事情發生了：頑固軍連長氣的像吹起的鼓鼓肚兒的豬一般，不說三四的把小安邦沒頭沒臉的打了一頓，說他不好好照門兒，叫強盜偷走了連部裏的公文包和一把盒子砲，還是班上的弟兄們來請求，算是把小安邦救下來。

事情過去了很久，小安邦才偷偷的說給老王：「這偷東西的就是我，是我偷了公文包和盒子砲，送給了我的老伙計們——「難民自衛隊」呢！」（註：這是晉西南人民自發武裝起來反抗閻錫山的羣衆武裝）

「是我偷了公文包和盒子砲！」

為這事，老王怕起來，生怕走漏風聲，成天像住在狼窩裏那樣提心吊膽的，這陣子，給老王添上了一個念頭：「走，逃走！」但逃走是那末容易的事嗎？

不久，閻家和日本人合在一搭了，很快日本人也宣佈了無條件投降，八路軍出動反攻了。就在這慌亂的時候，老王和小安邦，在半夜從城牆上溜下來，逃出了汾陽，逃出了狼窩窩。

「區長，我們父子倆逃出來剛兩個來月。」老王告訴區長：「唉！回到家一看可不成個樣了，房子塌啦！地荒啦！小安邦他娘，餓……餓死啦！那陣子，我那心像泡在冷水盆裏似的，我再忍不住啦！區長呵！我哭了三天三夜，還硬心腸的小安邦也跟着哭了個死，他非要掏閻他娘的救，看看他娘不成……」

老王說着，眼圈兒紅起來：「新政權真是老百姓的救星！沒吃的借給，沒住的幫助修蓋，又幫咱收回了那十畝地，還鬥爭了個村長，吐出來三十石麥子……這陣子，嚥啦的價變了個一片新；新人物，新世面，新光景……」

老王很高興，從這時候起，重打起鑼鼓，重創鬧起新時光來，可是呢？閻家真成了勾魂鬼；又來打擾咱老百姓，又三天兩頭出來突擊；又是搶糧，又是抓兵，要不是小安邦鼓動，又會被閻家抓走了的。……這陣子，老王心上像照上了燈，把世事看了個一清二白。老王向區長斬釘截鐵的說：「想叫我孩子當頑固軍，當勾子，跟上當漢奸，萬萬不能——區長，我的好區長，我把孩子交給你！」

「區長」小安邦叫着，又來了一個立正，向區長懇求：「要我不要？區長！」

「要要……！」區長點着頭，連說了幾個「要」。可是區長又馬上嚴正的問：「你能幹個甚？」

「甚也能幹呀——勤務員、通訊員……最好是打槍桿！」小安邦把最後一句話說的特別響亮和清楚。

「說的，你才十五歲的毛孩孩嘛？還沒有槍桿高呀？」區長半笑不笑的說。

「唉！」小安邦了瞪一下眼，馬上加一句：「我會打七九槍呀！區長！」

區長站起來，摸着小安邦小胳膊，從頭到腳跟，渾身上下打量着。半天價才說：「好吧！把你送到難民自衛隊去，那裏有你很多老伙計呢！」

「敬禮！」小安邦露的露出小白牙來，活像個老兵，規規矩矩的把小手放到帽簷兒上去。

「好——」老王咯咯的笑出來，向區長說：「我把孩子就交給你啦！」又把眼光轉向小安邦，懇切的囑託：「好好幹孩子，八路軍是咱老百姓的隊伍，可不敢再調皮倒蛋！」

「嗯！記下啦！」小安邦也懇切的說。

外面雨停了。公鷄在房頂上喔喔的叫起來。接着，區長請老王吃白麵切格瞪，說說笑笑，不分上下，可把老王喜壞了。老王連上說了好幾句：「八路軍好！新政權好，處處都好！……」

飯後，老王要同區長和新戰士小安邦，一直送出村口，臨別，老王再三囑託小安邦：「別想我，八路軍就是咱的家，好好幹，打勾子，給你娘報仇！」

「參！記下啦！」小安邦這樣回答。

老王走開了。區長和小安邦回到村裏去。這時候，日頭從雲霧裏露出臉兒來，像笑着，小家雀落在葡萄架上唧唧喳喳的亂叫，像一台小戲，像給新戰士小安邦來賀喜一樣樣。

——完——

一九四六年六月於興縣城。



「好吧！把你送到難民自衛隊去！」

民謠偶集　上海民謠

一邊哭

上海官僚通宵舞，
湖南災民通跳河；
同在大中華民國，
一邊歡喜一邊哭。

好招牌

倉庫麥子生了芽，
百姓餓死在四野；
民生兩字好招牌，
狗腿標作羊肉賣。